信古餘論

信古餘論卷之四

雲間瀉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天命性道教只一理貫下

天在吾心更於何處作致天功夫

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可知充塞天地只是理一即氣一天地之氣與吾相併一便無間斷隔絕

人皆可以為堯舜只是踐形盡性形性何人不具

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性分體用無復剩語

爾我皆太極中一體物

天理原自滿腔只無私欲便是全體

只此一理箇底皆然故活潑潑地

理無形即物而形既形於物理即形矣形者曰器形於器者曰道故曰形而上形而下一形而有上下故程子又曰道即器器即道

言體用不害為一源莫謂一源便不可體用論性者可因用識體盡性者必由體達用豈非一源耶

理豈有內外因心之寂感而分所存所發理只是此心本然之妙寂感便是此理所乘之機

程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此內外無各立之事又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此內外本相成之功聖賢學術無離體為用道

用為體者

成性存存主敬緝熙之體

成性存存日新又新之功

作聖作狂一念便能轉移幾甚微神甚速

心者理之源這便看出是性性流出來的便是道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此語便見中和之德

程子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着蓋無邪

則本體便實所存即誠誠豈外入

公在正前心無私則公事當理則正無私之心應物必當公與

正有體用之分

致中和只是箇主一便動靜皆然可以馴至其極

夫子之文章便如時行物生默不能藏

珠藏玉韞只是誠中

反身而誠與行有不慊氣象正相反

動物之誠非素定不能物動於誠非著誠動物

無已之心性命為主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心是理氣真種子只要誠便道理皆從此出

洗心以退藏於密靜存二字可以體認

退藏於密不是無

鳶飛魚躍無處不是舉目皆真

克己復禮主敬行恕都是身心內外合一功夫

道理名目都是聖體認着出因而名之未有名原有此道萬事萬物昭然也名既立道乃可識學者當由道以審其名毋徒因名而強求合以言道也

道即天地生人之理聖賢以其先知先覺者立則垂訓昭然簡策令生人之理未嘗亡而聖賢簡策亦表章於世可云道亡耶但須在人以博文約禮功夫更求行着習察云耳

凡道理名目都從中和兩字中分出來中和只是性情之德性情只是人心之體用也

聖人言語皆身心近事實理而人每以高遠目之微妙談之所

以都成畫餅而與人道杳不相涉如是則聖賢一生浪語也

語道虛遠所道非道

聖人雖不言高遠却是高遠實地步

教人高遠而無實地進步其高遠必差實地進步自至高遠

道是當然之理義須見理分明義必合道道無非義

薛文清云道是總體義是支節當玩

聖人之所謂道者只在綱常倫理間用愛用敬之事人能實心

盡道其間便是實德實行修身之事莫大於此後人言道只

要說玄說妙盍反求諸身可於何處實履

論語諸書總是日用言動之則平生誦讀而不知在我為何事

只是欠反躬循理功夫

有生之理與天為一而不能循理合天此之謂不肖

知性知天便見得我與天只是一物無不相通之理一念悖理違義安得不畏懼而速省改

宴好之私不形於動靜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誦此語想見至聖純一之衷無一毫非天大賢以下便須用四勿工夫

我有此心若舉一念自知不善恐日後便慣了他須是即為禁止不要容他慣了桀紂盜跖只是慣了後便自不覺孟子所謂梏之反復夜氣不存與禽獸不遠亦正如是

薛文清公曰嘗念為此七尺之軀費却聖賢多少言語此言甚

可悚動今七尺軀自是七尺軀聖賢言語自是聖賢言語三寸之舌顧欲凌躐顏曾不知五官四體更作何等事物念此自當愧汗猛省

心即理理即天一畏則無不畏矣一不畏則無所畏矣詩曰畏天之怒無敢戲豫言聖帝明王自畏厥心正恐致天之怒不待怒而後畏也若怒而後畏已不畏其心者

天生斯人同具神明故資稟稍異不肯自安汨沒者能卻外誘浮妄便覺虛靈在中於是乎有定靜之義爾聖人之言定主於理而萬應時出異端之言定關其神明而止耳

釋氏之言定制其紛雜之動而中實無所主故只是守空大學

之知止據其已明之理而他岐不可淆是爲主一

人雖上智不能無人心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信然堯舜亦須丁寧告戒昏弱皆可困勉而能此學之不容已也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所修所悖其理只是中正仁義修之悖之在人只是敬肆書曰惠迪吉從逆凶維影響但論語教人只言修悖鮮及吉凶張南軒以爲順理之謂吉逆理之謂凶正恐人以趨避而爲便非正誼明道之意

君子修之卽未有吉其理自吉小人悖之卽未有凶其德自凶聖人鮮語吉凶惟繫易言之蓋天道如此人事亦必不爽只道其常無庸言應也

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一部大學之宗祖

中庸大學二書其提綱挈領原無二義明德即性道事親民即修道事中和言明德之體用至善之理便在此曰顧諟明命即性便是命曰中和位育修齊治平之極功當如此

禮序樂和然有序而和非兩事也可知禮樂同源道理原不偏

缺

陰陽理而後和天道人事俱昭然可驗陰陽理則天地之心正陰陽和則天地之氣順位育之事初無兩端

聖人之教只是要人在實事上做實功夫不曾向虛影子說虛

頭話所謂無行不與者亦便是自家實事也

聖門立教說箇禮字最是約束人心到天理的要訣

克己復禮智禮成性為學識得箇禮字的當便可說約

易曰智崇禮卑智是開擴人心到日進處故曰崇禮是約束人

心到規矩上故曰卑

視聽言動皆欲中禮豈坐忘可了

約束身心只是禮

看禮字須知合內外之道

要識己字只將我身口耳目上要適己自便的檢察認取克即

將這個克

耳目口鼻四肢在人身上都是人欲起因虗晦翁說人心惟危

以爲生於形氣之私者是也

無慾則内無蔽塞故明通外無間隔故公溥聖德如是學者學

此而已

理在心夜息則少存晝牿則復亡是亦必附氣以昏明故氣不

可不養

理之德失由氣之昏明故常以氣之欲累氣之本

只無欲時本心獨存以此應事接物須還他天理分數聖賢以

此見得性在常人只爲形氣所累便不免質質

試無論多寡但少牽帶些來便是侵蝕此理虗陰易長陽易消

所以聖人扶微陽抑微陰不得不如此

朱晦翁云心是氣之精爽人只把氣之精爽看作性宜其毫釐千里（晦翁曰心比理則有迹比氣則大靈）

人心之靈用是陽非收斂在內不能主張衆動是大始之德非以靜而能成也

心本是良其良處正是仁義伐之梏之皆有妄所累若妄者不累而令本心自然應物便好惡皆得其當而爲仁義之事

本心必公以公行者必正私是牽繫來的便多所偏錯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本中庸戒懼慎獨曰進學則在致知本大學格物致知

中庸言道故揭性命為此理之原而戒慎恐懼乃養性之功大學言學故以誠意為自修之首而格物致知乃明誠之事

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全本尊德性道問學來工夫已無遺漏亦遺漏不得者

讀濂溪太極圖可以究天人本一之理讀西銘橫渠可以推萬物同體之仁存天德行王道崇正學斥異端聖人復起無以易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邵子曰物者道之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謂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

神運動靜故能妙萬物萬物動靜皆神所為神不寓動靜者故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爲物不二是天地之性生物不測是天地之情合而觀之見天
地之心

天地莫知其限量莫知其終始然只是這個理此便可識太極
象山推說宇宙字義意亦如此

大概只一理而其妙不窮惟一理故易知簡能惟不窮故日新
富有

無隱何由有費無費則隱亦不可見識隱之爲費費本於隱則
道有體用然後見一源

四時行百物生天理即見是豈得云無動靜語默人道即見是

亦豈得言無易曰顯諸仁藏諸用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聖賢只言微顯不言有無蓋實未嘗無諸子暗陋故言有無
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誰放誰卷理之費隱自如此
宇宙有至費之理於夫婦驗其端君臣父子見其大禮樂名物

見其察天地生成總其極

鳶魚是化育之顯迹夫婦是性情之徵驗天地是太極之全體

總是這個道

退藏於密密字只是裡面藏畜深固之意此理本自在裡面只

外邊未曾纖毫破綻他出來便是密

道是人心上生出來這心上有個種子便是性

觀人心有主便知得天地靈氣原自有主這便是天地之理人得之便為人之性故知其性則知天又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

人之有生若不於氣凝而理具看將來難見生之性

人以知體言性只依傍得生字邊未全見得生之性

率性之謂道玩率字意亦便見人性本善性善之言非自孟子始道言率性可知性即理之言非強合也心便須用操存意便須加省察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此仁義非性耶謂仁義非性是陰陽非天道剛柔非地道舍其實而虛是崇矣士之所以自喜也

有生之理何事不大公其為自私自利以至賊恩悖義而不惜皆因有己之心故聖人謂私為己有己則所欲必私忘己則其理必公

仁義禮知信未分之全體却是中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須於存處識中

道心惟微聖賢亦不能直指而以情為驗晦翁所謂微妙難見是也然却是實理

本體在知覺內既不易見而妄念在感應間又易為汩所以愈微

未發之中貴賢智多少想像已發之用又未必實此理流行信

是惟微然已反身而誠便不微

允執厥中的中字即兩端用中之中乃言事理之當然非言未發之中也然須道心為之主亦便見體用一源精與一畢竟在道心上得力

道心惟微只是就用處言中允執厥中是也聖門又說出一個禮字方有箇天理分寸可尋認持循的名目允執厥中亦正是這分寸不錯（中庸次章以下中字都在用上說）

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周子論人性剛柔善惡而欲歸之中道於洪範三德之正直與喜怒哀樂未發之意殊故言和也中節也達道也便都是得中之善（未發之中是人

心本體之中時中是事理當然之中
周子言中是人性剛柔不偏之中
未發之中只持敬便自能存已發之和須合義乃為中節故敬以直內則中有主義以方外則和有則中有主非屬空虛和有則不流縱宕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須存養乃能不亡已發皆中節之和須省察乃可不諐大賢以下功夫皆不可不然

未發已發若只把主宰流行看便不分未發已發之時自有個未發之體用

一性貫天下之道內之所主曰中外之所應曰和無中安得有和不和亦非中出此正自離性道者聖賢德業無一毫離得

性道故中和位育只是此箇貫去

中和位育只在盡性至命上見得這道理功用極處便知只是易簡

敬以直內是體中功夫義以方外是用和功夫敬義立而德不孤正是內外交修進德之事主忠信徙義聖人亦並言之偏缺一件不得

顏子聞克己復禮之教他去做功夫只看不遷怒不貳過便見克復之實大要於身心性情上檢校偏錯處要得合於禮有念便省有失便改此是聖門為仁實功夫於此中知得有主不離的便是仁體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五官四體日逐應接紛紜只常存此心無不有主其間是禮非禮便如明鏡燭形利刃斷物四勿皆以此感應豈不是心存理得

大抵心無私欲方是本體本體上方有天理著見聖人告顏子只是教他瑩淨本體以還這天理也而要得動靜不違四勿都只是克己故云非禮禁止非禮則自有合禮處故不言視以禮聽以禮也仁便是這無己的天理本心

非獨心是我物視聽言動皆在我我自主之豈不由己

顏子一日請事便服膺到三月不違此真果而確者若從此不息便是聖人純一之境

克己復禮此一語便事事貫得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能敬則心無不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正是恕惟敬無私無私必恕

人欲無涯惟禮爲有節制心遂於欲則放檢於禮則約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一舉一動此心常自乾乾不容頃刻放失要使常爲一身之主此處自然是端正地面

天理便從此流行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此便可破除私己之意便是公心　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

非禮勿視聽言動體用便自一

無欲則靜虛動直惟聖人便能如此學也者須熟之致一靜定誠忠俱要識是立大本氣象

耳目口鼻四支身所具也而取用於聲色臭味安逸因以爲心之欲若惟身是徇而縱心之欲則物化而理亡心喪而身與物同矣先王制之以禮則身有隄防心亦檢制心有此理則不失其所以爲人者而曰仁

靜若無存安能動容動不能容何用靜存

靜中有動是虛靈不昧處動中有靜是感應有主處

虛靈的虛字只是說無欲無欲這本體自然靈覺於道理自然不昧也

好善惡惡是爲善去惡的實心爲善去惡是好善惡惡的實事

人有良心無不好善惡惡這便知是人心天理試思好惡有非人情者是何物念頭錯將去

中發爲和體用一源和本由中顯微無間

發而中節者天理之所宜發不中節者人情之所欲

發皆中節之和當於只是公心正理得之

人言虛靜之士有體無用不知其體非大本之體功利之徒有用無體不知其用非達道之用

小學全是教人一段涵養功夫爲日後格物致知躬行實踐根基着脚處也

意誠心正豈非聖人

人能以處己之心處人必無失所之人以處己之心處物必無失所之物以處己之心處宇宙内事必無反情悖理之事而天清地寧和氣旁洪充此便可駉至強恕近仁與至誠盡性中和位育之事雖有安勉皆當以此理求之

處人與處己異便是己心有不盡處能盡己心便人己無二故忠與恕非是有忠心又有恕心只是本心應物主於心曰忠加於物曰恕

明道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這物字即作理字看伊川云在

物為理以在物之理為喜怒不以有我私心與焉安有不得
其正
物之當喜當怒便是理聖人以其當喜當怒而為喜怒便是義
故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
察識擴充四字最是心體上切要功夫人有本心原是仁義種
子每於猝然處萌露但自不覺若能察識便知得自己本心
擴充只是每事便將此推拓耳正如引泉察識是尋源擴充
是通流內聖外王學術事業聖賢更無别語
中庸言明善便是孟子所謂知性善正是人性之實此善之實
於我便是誠

仁義中正若論在人的卻當先言主靜濂溪因上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是說衆人之事故即承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主靜下自註云無欲故靜其意言聖人寂感只是一理而無一毫人欲之雜無欲則純乎理不言理而言靜以聖心純體如此不似衆人夾雜隨所感動而爲善惡也

主靜以存理謂理由靜而不離也求靜而至於棄人倫滅禮樂不亦悖乎下學而上達謂達由學而自得也欲達而至於絕人事超玄虛不亦妄乎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只是未有意向至靜本真之體心既

有意便有所向未有所向則只是中中却全是性真故樂記
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及因感而有意便向一事上其間便
有正與不正乃濂溪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未發之中當以濂溪所謂無欲靜虛者認取無欲而靜只是本
心渾然在内未有意念所向只有中立不偏之體此中便自
有稟受天德的人性在但以無端而未有可見故只言中
濂溪曰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言虛者無一毫入其内也無欲而
靜却是存其本心之體非老氏之言虛無也動言直者無一
毫歧於外也無欲而動却是順其事理之宜故直所謂順理
爲直是也

未發之中若謂人原自有此心體則可若謂人人便能皆如此

則未可須是主靜操存方能不失此體

這個中體須是收斂清明能為主宰的方是真方能立大本若

常人久被汨沒只昏昏蒙蒙紙亦交涉利欲亦只是此種習

氣根窠安能立本

求中的求字若作醒覺持守意思看則可若欲於靜中更尋出

此氣象則轉生事孟子曰求則得之又曰求其放心是因既

失之而復得若追求復還之意耳既無所失則中即在此不

須復云求中也

憲慈衣榮一節若承上二節文氣看下當是君子已有此戒懼

愼獨功夫這中和便不是汗漫的戒懼中所存主的是中謹獨後檢點得停當的是和

晦翁語錄有謂未發之中未是論聖人只是泛論衆人亦有此與聖人一般此語大綱只以常理論言人同具得此心其未發而能爲主的是中已發而當其可的是和但有生以後賢愚不同惟聖人便是此中和其下便須漸次理會覷下面致字其中間功夫難易亦儘有無數等級

喜怒哀樂已發雖各得其正却只就一事上得當以其事無偏錯亦可謂此事之中所謂無過不及是也非心體未發說會中立之中

天地位萬物育只因有此理便自有此事故聖人不必待其事

便只說此理

使萬物各得其所只是己私淨盡天理周流

生物為心盡天地之道不忍人之心盡人之道

以己為己則不仁以天地萬物為己仁者之心也

認得為己何所不至只此一語便是帝王賢聖盛德大業

見義不為無勇也為固當勇見亦須真故學以精義為先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不精所用或有未當即資性所優亦是

偶合難語致用

知命則循義之心愈專一

知命者亦必知義不知義而曰能安命者恐未是順受

以義安命者為所當為命不足道也以命制義者守其常分不
為其所不當為也

人不知命則盡性之功不專然未能真知賦物之理而漫言有
命并所當為者亦棄置之則性與命俱失矣

畢竟命字該得廣聖人所言無非性道而罕言命者恐人一切
委之天也

生死是身所最重耳目口鼻四肢是身所最切聖賢皆以命定
之若窮通得喪乃身外事又下一層矣

命者道之範能順命道亦不背

性不可謂命爲仁由己也命不可謂性分定在天也

欲當從命理當從性

安分處便是理

聖人使人各得其分只是要人各安其分

顏子庶乎屢空亦是立命之事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即此便有義在

天予我性有仁義禮知之理我不能修之以全其天天制我命

有富貴貧賤之分我不能安之以聽於天皆是惡

天命有仁義禮智窮通得喪仁義禮知已屬於人故言性窮通

得喪全制於天故言命屬於人者盡其在人制於天者聽其

在天此聖賢合天立命之事
求富貴有得有不得可知天命原有曾賦不曾賦求仁義便無
不仁義可知天命無人不賦
心跡不可判以利心為義竟是喻利義心為利者其妄更不待
言天道聖德不誠則無物豈有藏用如此顯仁乃如彼
王霸並用便只是霸者事焉有已雜他物尚可稱精金乎義利
並行便入利途公私並存便屬私意
謀利計功皆屬有己
易曰庸行之謹恐其忽易而失之肆也中庸云庸德之行恐其
畏難而失之惰也庸行泛言事庸德專言道

忠信篤敬不行於人者必己之未實下學上達求知於人者必不實於己

言忠信行篤敬可行於蠻貊理不能異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行於州里情不能同也

言忠信行篤敬進德修業更無別事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總是一誠主於中檢乎外不欺可以謹言亦可以愼行

務實德者必愧名好虛名者必好利大都名與實異趣利與名同情

天理在我我不能盡是謂違天不務為己炫外求知是謂欺人

豈有違天[illegible]人而稱聖賢學術

凡為人之學只求人知求人知便不能實循理天即理也理不可妄有一毫妄便與天道不相通正如兩人自為彼此令人稱異者曰不相知聖人天知正是合德

進德功夫何以須是不求人知求人知何以便礙進修事曰只這一念要人知便不是切己用功處未有不切己做功夫而其中更有實德者德乃實有諸己之名虛則無基更於何地作進步事

大庭廣衆非至小人未必全無忌憚燕居獨處非大君子未必畧無因循此獨之所以當謹正猛省奮力之地

天地氣候少不正便有些物象乖變豈有人作不善而能自匿其情狀者故誠中形外造化尚不能違此理況於斯人

所當然者人由之所以然者孰察之察之未精由之未實

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此言天理自然虛感應有常不由强致天道人事物理學業俱如此然非謂人事不當盡正謂慎所感而應自來不容復思其應此貞吉悔亡之義也

通書曰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夫蒙靜而清所以可告亟如筮者齋戒以叩神求之靜一而清明故吉凶之告不爽以是知幼性不可有雜也夫自其有識已複擾於富貴名利私邪嗜欲之好世故俗情又爲之引誘汨亂甚矣何

惟天理日微良心日昧而古學之卒不易明也
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易咸之九四曰憧憧往来朋從爾思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盖無己則虛憧憧己也朋從己之徒也聖人繫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盖理只是一箇理順之則無不合合則廣而通妄思則佗岐岐則狭而窒屈伸感應乃常理之自然理何有不一（虛字莫作老氏看何思何慮莫入禪定說一着彼義便是千里之謬）
人皆可以為堯舜要須見得為字緊緊故曰亦為之而已又曰有為者亦若是人固可以為聖不為終是難言
人皆可以為堯舜只誠意正心便是人與堯舜無大相遠堯舜

事業亦只在意誠心正中做出綴是其致明濬哲乃天授神智然此心此理未有與人殊

一為之則人皆堯舜何言堯舜之易一不存則禽獸不遠又何言禽獸之易此是聖賢教人警策處然理實如此人須要識為不為存不存是何事何所

大學說明德新民又說止至善惟恐明德新民有過中失正的事而後人又將至善說向玄妙去了

大中至正處自然添減毫末不得此是至善周子說仁義中正仁義而中正更如何添減

意是心之發情是性之動心所具便是性意已顯則為情心存性即在是意誠情亦便正

情由一念而見於作爲意是初立念處

心之所之謂之志意者心之所發意如發機志如向的意欲謙志欲正

獨者動之幾君子慎動故先慎獨道者事物當由之路辨於獨獨之不察而能善其動者鮮矣

慎獨則意誠慎動則修身正如把柁行船不是兩事柁正後則船有所主而直中間便是正心一件事

意誠而後心正此心字以能運用而爲一身之主者言如非禮勿視聽言動皆心爲主而其要在於謹獨是誠意乃心上正始的功夫

心未起念有何偏處運用之偏皆自一念始一念克慎則運用作爲皆正此大學意心身次第也

格物致知之說有與晦翁相左者只是把物字粗看了若只將物理作明善中事豈容更爲他說

知與物分又不得偏又不得偏以知言者其弊實始於分言知耶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這物則便是天生蒸民之理豈可離物而言知耶

格物致知是明善實功誠意正心修身是誠身次第

好惡初萌於心正是意修己治人之事都從這意上發端此乃邪正是非關頭

好惡人心之所同先王所以整齊天下只是識得這個大頭腦其發端於一念只是辨析公私推廣於四海自能因物各付但出於公便無不正．

推心行恕只是好惡兩字家國天下處處可通上下縱橫四達不悖此孔門爲仁之方大學治平之矩

好惡正是天理所秉之枕其失當處只是私欲害之聖賢以此嚴謹天理人欲之辨

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只此二語便是盡天德王道人所皆有者天德也合之而大同者王道也

學者常言天德王道天德便是率性事王道便是修道事

學術不根性道便是異端事業不由性道便入霸術

古者禮樂刑政是爲斯世斯民性道而設三代而下不知者作何事又如何用之

禮樂以表正之刑政以約束之乃先王整世齊物之具所以道德一而風俗同

上古教立行修人亦未必盡明性道者蓋上者明之以率下下者由之以從上其道一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想見聖人中和至德眞如此純粹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道安得須臾離故文王純亦不已只是無須臾離道

聖賢祭師百世只是見之真行之至

古學為己己實視人亦實今學為人己虛視人亦虛夫聖人之道合天道民物具發端正在立心虛實間

孔門告弟子為學都是闇然實功夫非是用意要闇然蓋非闇然則不須言進德事非進德事則何用復言學且教亦可已矣

正心誠意德之基也行修言道德之實也潤身生色德之徵也博厚高明德之充也天地位育德之極也始終都只在為己

上做功夫畧着爲人便件件處
希天希聖之學不出闇然之心參天兩地之能總是日章之實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是進學事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是成德事聖人以進學自居以成德稱聖人然其間
道理只如此
如有所立卓爾所立是何吾斯之未能信所信是何須是見道
分明
思誠之思循理之慎思也朋從爾思之思意必之妄思也
神而明之者心通乎理也默而識之者理存於心也皆見道之
實

然而識之一語有守之者顏淵得一善服膺而弗失也有化之
者文王不顯之德之純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自然順則者若思而得勉而中便有知
識之迹此非聖人未易言後人輕言不識不知者却是昧
理本如是用智者鑿當從是理者耶以用智為是耶
知人者言知言者理心明此理便是知德
由知德故能知言知德者權度也知言者長短輕重也
動而正曰道妄發妄逑不由法程非道也用而和曰德強襲於
外不能由衷非德也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此恃之凶者也慎動則貞吉吉凶悔吝當

以此知之

守之質天德無上也行之利天且弗違也廓之配天地兩間一體也

此理甚微此理至一惟甚微故必聖人乃能知其幾惟至一故順與違者其應必不爽

見如有立方為實達到難言始是真

當以有恒端氣習知行從此日乾乾

吾道一以貫之體便能為用取之左右逢其源用皆出此體

察言觀色所以驗諸人內省不疚所以反諸己皆是省身克己功夫又須知言色必不徇匪人內省亦定是合理

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豈有放浪形骸廢絕倫類而可云道

論義以憑虛為高釋經以訓字為的皆道之病

師道在立教明道使人易惡以至中然又必本人有耻而吾閑

過則教易入故通書以幸次師

聖人存心無一息不實故隨處發見不分事之巨細學者當以

聖人之事默會聖人之心則無細不貫皆是至德之實若只

作一事看便覺 讀鄉黨當知此

聖門教弟子為仁莫詳切於語顏淵仲弓者二賢亦便能言下

請事然觀其人資性一則深潛純粹一則重厚簡默想見氣

象亦可知求仁根基亦應如此

仁義道理聖人只將做平常日用但言人所當爲不可須臾離
孟子便稱美得極其責重尊大夫仁義豈必待稱美然後見
得當爲此在戰國道亡之時故如此引誘
君子以理自信小人以氣自滿此驕泰之辨
堯舜不聞父師欽明文明皆自然者也濬哲清問乃其天性篤
好非緣不及而然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理何常不在是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豈有出王遊衍自爲形骸
與地不相涉者哉彼暗室屋漏謂天莫知者忘其體性之屬
天地也

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民即天天即民本是一體不待此感彼
應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者猶令立主之主言神以此為
主非同賓主之主

聖人之道博而能約者博非徒博即易觀其會通要在博中
理會來約便是行其典禮禮不是泛然的每事自有個準繩
能檢點歸於中節若徒博而不知所約雖朝夕窮經習古終
無切身事理

天道之道畢備於聖人聖人之道全體乎天地故其神明妙運
自然默合渾然體其至德施為符其大化變通從其推遷功
用相其履載然皆非騁才用智強作之而巧就者一誠自貫

上下同流而已

自天地萬物之理不明而空虛之說熾然天地萬物之理不易明其相牽而談空虛何怪焉獨惜以天地萬物之理逮於空虛而卒不得明也夫不明天地萬物之理而逮於空虛其何以為道其何可以究聖賢之學

言道者樂趨空虛其故有二苦於窮究者樂其便而逸憚於檢察者樂其通而縱然非窮究善有所不明非檢察禮有所不復畔道不免矣

學者不必思別為新奇之說度越前人只檢點自家身上事要合得此書便是切己功夫

許魯齋教學者不尚文辭專務實行嘗問諸生書義令推之自身於今日之務有可用否若其教得行則士務反躬實行世道必有可觀薛文清於晦翁後獨推尊魯齋亦必見之真也

一生學易若只是氣質習俗德業遠矣

弟子之學先正其趨向孝弟謹信是也大人之功必明其理格物致知是也蓋小子未能窮理且在日用應接閒循蹈規矩大人不可漫為須求事理當然處精義利用

聖人教顏子與終日言語之不惰也於門人卻欲無言不求諸己也

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夫子是之子路曰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夫子惡之觀此則
聖門學術亦止有當務者大要明理一事是人心應務之準
修己治人時能廢此
只不忍不為二者充得盡時便是盛德大業士人立志大人行
事皆不出乎此
士大夫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乃可為君子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曰如此而已有充得盡時誠
別無以上事人能如此後方論其事功
邵子觀物外篇曰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
慎獨此語有足警心雖然大學誠意功夫惟知吾心此理不

可一念有欺而求自慊未嘗論及鬼神也

邵子曰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夫強通物理而為懸揣臆度之說豈但入於術且不免為妄為誣理無不實至誠窮理便是實學

強通物理者失理則將入於妄任心遺理者昧理則必入於虛至理實理也至誠實德也妄與虛皆遠失之

聖人前知只是有定理理定則數亦便可以理而推

聖賢之道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老氏則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此公私義利邪正不待辨而明

聖人云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易云百姓日用而不知知乃聖人賢人事非凡民所及異端之惑人正是乘其所不知

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古聖人道問學之事如此

朱子曰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薛文清曰處事識爲先斷次之識須是窮理方不誤

人於已知然後知前者之所不知方其未知之時自以爲無不知也噫此聖人所以好古敏求不識老之將至

程子每教人靜坐只是存心功夫心存便主管得道理在致知功夫亦自真切

明明德一事後面次第分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條目
亦儘有功夫事理不得只將一個知字籠罩
易簡是說乾坤之德以渾成事理言初學下功夫如何便易簡
了得顏子博文約理竭才而後至豈可說只是易簡便了
道外無事事外無道以無事言道便浸浸入異端口吻
天德王道本一事只體用之間耳故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
亨是流行的貞是主一的凡為物者流行未必能主一主一未
必能流行獨乾坤此理流行不窮主一不二故通無不正正
無不通
天下事惟誠乃立即如君子小人凡質心為之者無有不實成

之以小人之心欲爲君子必無濟事的然日亡者是也否爲
小人者尚有畏避亦不至爲無忌憚之小人如易言小懲大
戒猶以爲小人之福
聖人之道纇乎明睿以深潛得之曾子質魯以誠篤得之乃知
輕俊佻易之士恐未足與於此何者無精思篤志而求實能
體認殘編似難言也
聖人雅言詩書論語中多言詩而書不恒及孟訓人理性情者
寂要而切况性情得理政事亦自有本領
命所鍾大聖不得位命所通季氏爲上卿然智愚賢不肖歷萬
世而名不易則天地之常經也

春秋者為世理義是非之平衡詩書之法律也非必以一字為褒貶只微言大義貫之天理人彝毫髮無所差忒此聖人神明之獨裁而宇宙事理之至當也

春秋者聖人是非之平衡非權以理義無由識其低昂輕重故先儒以為須先識得理義方可看春秋而王介甫目為斷爛朝報不以列於學官其不識理義可知宜一生所為至敗國事禍生靈也

司馬子長能文章然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崇勢利而羞貧賤亦只是理義不明故是非謬誤如此

一王之大法即是萬世之常經法不正經不明春秋者所以維

法而存經者也

以詩書大義定斷東遷以後君臣事跡此天理人道之明白條欵故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

薛文清公謂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春秋所由作愚謂刑賞是非不執於天理民彝春秋所由作

武王非不知夷齊使武王能用夷齊則夷齊不稱於後矣武王不能用夷齊以全其節人亦不得非武王

莊生云夷齊死名於首陽陋哉孟子宙大義屬之二賢聖人賤鄙當公而特以名相較耳二賢所重豈在名也謂當時為名而作此矯矯小之甚矣

湯誓武成終是費辭說舜文便無
詩終商頌聖人不忘本之意與

信古餘論卷之四終

信古餘論卷之五

雲間鴻洲徐三重伯同父著

理不可以象求而象有可寄以明理者蓋達意之象非肖理之象也河圖洛書八卦太極聖賢明其理而以不可言狀之意寄諸象欲令後世會意於象而自得其理云耳蓋理安得有象而作者之意又隱於象以不可象顯之理而觀象者又未必得意既不得其意而但以象求理則不惟理不可明而懸揣曲說虛幻謬誤何所不至此前哲所以深慮而曲防不敢輕言以為世刷行也

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易

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是二氣之流行而其理則謂之道二氣生物理即完具天以此賦物爲命人以此受衷爲性此孔門性與天道之旨子貢所謂不可得聞者也子思得之而首發於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人具此性而心虛靈透爲人心之德而主宰運用於人事應酬自各有當然之理則五常百行皆由此出故曰率性之謂道聖人以道教人所謂操存克治致知力行等事皆不過令人體道以盡其性性盡而天道自無所虧久則不必言天而天人自無二義矣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言天道也太極體用於此可見又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全體天道即心爲太極者也天

曰於穆非有聲臭可物色又言不已則自有常道可明驗夫惟能妙物而非有物此易辭推理而言有濂溪作圖而言無也動與靜乃不已中相續之化㮣然皆出於自然非別有所以使之而又若有點成於有初一闔一闢一循其當然而畧無幾微違異者此太極之妙合動靜則別無可求而執動靜又恐昧其渾成之本體學者第可意融默識而欲以象擬言喻恐難彷彿而失之愈遠也

自程子有性即理也之語而性之理始明自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而性之說始備自性之說明且備而孔孟遺言始各有歸宿異端之說不待辨而知其非自德性問學之論分

主德性者專言知而性廼迷其真自以知言性而妙明頓悟之說興則濡迹異端漸離正教浸淫之弊毀蔑聖賢末流幾於滔滔氣習畢見邪說此於宮墻不無大戚吾徒所宜慎思而深辨也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中非天地之氣安所受之惟得氣之中而理具矣天以此生人曰命人受之以生遂成性凡有生以後人情日用事物之理皆從此出故曰於是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定者不失所受之謂動作禮義威儀得其中即是盡性立命失其中則違性逆命吉凶禍福以人事得失致之其應不爽正緣此理有定稍有

出入所感如此所應即如此乃由一理一氣初非別端聖人言性濂溪即目為誠後人却只說知濂溪誠字本於中庸誠者實也實有此理命於天而具於人故以天道為誠源既在人性則誠立率性而出則五常百行皆實德無非誠之所為也通書曰誠精故明明乃誠之所通非誠則明於何有後人只看作知知是心識乃着明一邊言明而遺誠不惟於性體未實且守虛用智之間稍入他岐便趨異境流弊之誤將有不可勝言者

周子通書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這話頭便是天命之謂性又說誠五常之本百

行之源這便是率性之謂道誠便是性以人生所稟而謂之
性以此是實理而謂之誠然亦都是說現成的性道若學者
功夫又須思誠以復其性故曰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矣
又曰思者聖功之本

天道生人人得之以生而為性故性之具於人者本無不實但
有生以後人自盡其性者卻有不實學者只將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二語精辨力檢要得如晦翁所謂危者安微者著便
無不實道心亦是人心上的但天命之性以道心為人心
有生以後因人心而晦道心此所以有危微之辨
惟精惟一聖人於危微間看此二義盡專主道心以為執中之
根本也在學者分量雖有淺深不同二字義不得缺一中庸

言擇守亦正是做精一的功夫若已到極徹極純則精一矣

精是極徹處是極純處以此執中信無不中此道心之所以顯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這便是道心的根基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人心便於此用事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天理固由此發見人欲亦多在此入脚緣爲感紛雜本心易忘一念便有分岐故曰惟危然天理本心潛伏其中不著不察故曰惟微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常使性之欲必由天之性爲主則好惡皆中其節便是允執厥中事

聖賢明道正要見得精粗體用本末界限分明而實爲一理乃見親切形上形下言道器而理氣一也未發已發言中和而

性道一也成己成物言內外而立誠一也至於工夫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論語言主忠信從義皆是內外交養相成之功亦可知進德修業只是一事

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必發於四端然後可見無感未動時尚無其端只是寂然惟此中虛靈却是藏密之地其實有此體曰誠其知能妙應曰神誠立而有體神行而有用遂發端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辨其為仁義禮智之德人能因用以識體便知由體而達用此孟子以情驗性斷為至善而無疑也

人心生來便具天德此所謂性故人之本心便是性真只因汨沒而喪失之若無所汨沒還他本心則感應主宰全在此主

敬正是常存本心的工夫慎獨又是臨期照顧本心的工夫
如此則做主的不昏以之酌理不錯這便是體中用和

陸象山教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
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此語亦即是天生物則
之意乃蒸民秉彞原如此但緣氣質情欲有多少偏駁蔽錮
尚須變化克治以開明德性自不得少學問之力雖非於物
則秉彝外別為問學然不由學問人人便自盡得此物則秉
彝恐未能也

有一事便有一理事能由此理而行便是道中便是此理正當
處即所謂中道者也書曰以義制事義者宜也事得其宜必

無有過不及者便是中又曰以禮制心禮者天理之節文也心不可無檢惟將天理分寸作繩墨則自然兢兢循理所行何患不得中

人有此生便自有身上許多事如日用彝倫皆是其間都有個理在即所謂有物有則者也人居常應接都少這個理不得便見得人道所當然而人心無不以此為美德則性情之理豈有外是此蒸民詩中四語聖人特揭出以為知道之言此當與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二語合看中庸從天命貫到人道見道之原於天此詩以物理根到人性見道之切於人其間性道初無二理而源委本末自可條貫

道非向空事談道者若但作向空語此不明不行之由也凡說知說悟說靜說一說當下直捷若都無實據事理明於所謂當由之路者卻是何物思謂不如且置意想話頭只於此身日用常行間見得事事有個當然處卻是道理實地步指定可措足進程的我今知未至行未當只自反本分力量去體勘聖賢所說困勉學問如何着功夫從此立志努力上前去則前所言者於中間或都自有着傍時不然縱說得瀾翻仍湊卻如畫家描寫龍象神鬼非不亦有個模仿樣子只是世間不真物事也

孟子說的良心即是人之本 心當知仁義二字不是又別有此

理將心去承受他只是人本心發見有此良處聖賢因而分別立此名目這便是人道天之生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只是這些子若人自喪失之真與禽獸一般樣孟子以為不遠者亦為人類說此幾特然又云人見其禽獸則直以無仁義目之矣

大經達道只一事要不出民生日用彝倫之理人有此生便自有此而人心無不同然故聖賢知其原於天命乃由人性中有仁義禮智之德所以發見於五常百行之間者遂有此人道自宇宙成立以來而此道必不可易故謂之經三代而下奈何有異端邪說壞亂之亡忽性命滅絕禮法致名檢頹廢

暴行縱橫亂臣賊子從此遂無忌憚聖賢以為其害甚於往日洪水夷狄猛獸而急急袪殄蓋大經邪說正如白日陰翳彼不除則此不復人心世道所關最鉅故闢邪說為後代宇宙間最重大事不可忽也

明道曰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為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蓋言吾身便是道之體質吾做得是便是道非別有好處是道而吾將身就之者也對王介甫相輪之喻亦此意亦介甫只是望相輪說相輪與自己無干自謂身到相輪中雖不見相輪却已在相輪也此即是而道自道之意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聖賢以為達道非是只這幾個人數

便喚做道蓋其間自有個秩序情義相為聯屬此乃根於天理之所不可違而發於人心之所不容已遂以為民生日用常行之事故謂之道契敷五教只是親義序別信正敎以此道也然人行此道若不出於真心實意則外之強飾徒為虛文故又以誠為主周子曰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蓋須此中真實無妄則道為實行性為實德命為實理矣

人自朝至暮所應接者都是親疎情禮事物品節這便是人常達道百姓無不日用之但能識其所以當如此者鮮則由後世無教學之故也

自親及疎其相與情意都是一個仁至於尊賢便有人品分別

於其間是行仁之間便有義在禮乃因其情意之等殺而為品式所謂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也可知仁根於心只是一理因用仁之各有所宜而有義由行仁義之各有品式而爲禮然非智則冥然俱廢而正固一意亦便立於其間蓋知其正而固守乃智之實此可明四德本同一體而乾德以貞兼知乃天道人道之大成也

性命之理其在人心者只是仁仁之寂自然真切者莫大於孝蓋人生之初只有父子便自有孝而其後倫序皆從此生可知孝乃人道之首而後之忠君悌兄仁民愛物都是這念頭發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教之所由生也此即性

命之理所發端而為五常百行之總領故中庸明道乃歷舉舜之德文武周公之事皆歸於孝以明其為性分之彝而人道之大也蓋道本於天降衷為命稟受為性皆尚隱微而難知惟此仁孝之德乃在人生庸行之間即所謂顯諸仁者又能自反其真心而體驗諸實踐則五常百行於此具足而道德性命之理便可由之以上達非於穆者别有幽玄之妙而躬行者自為事物之粗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蓋夫婦居室是家常最切近之間如何便是道處如内外倡隨便是有禮好合親愛便是有樂許大道理便在此露個頭腦豈非造端處耶且以此推論性命亦

更有可驗者如盜賊寇宄徒而家室同處乃自和洽猩猫寢飽顏而牝牡相偶不加傷殘此在大化中便見得率性之和無物與之乃是天理流行徹中之顯也大要陰陽健順之義本大氣之自然而人道性情即是他呈露的實迹

人各具身痛癢饑寒不相通便各自為心惟父子兄弟一體同生情分天合愛敬便有自不容已者與仁民愛物較量緩急厚薄自然不可同等故孟子以孝弟為仁之實有子亦說是為仁之本正緣此一念乃有生成初真情信由天植不待人事安排此外民胞物與之意都只是造化一點氣脈上發生流出所以為實為本

朱子註仁字曰本心之全德蓋天地以生為德而人心稟其以成性故心體全然是仁孟子即以仁為人心程子謂心如穀種仁即其生之性是也夫人心以有知而感於物因感而動始有天理人欲之異惟不為物蔽這虛靈本體常為應物之主則動各有節便見天理流行此是仁若為物所蔽則此中已改頭換面非復本心之正程子所謂知誘物化遂亡其正誘者交物而引化者從物而遷失其本心便是不仁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欲正是感於物而動者欲亦未全是私但心已應物即恐蔽於物寡則猶能自主多則徇物無檢己私橫流本心亡而天理滅矣故人不能無欲只制欲之心亦即

味非可分作兩項各自做功夫也此夫子告顏子語乃總領
究備事理直捷簡要功夫但中間勝私復禮又須有剛果嚴
毅精神此非顏子不能承當
顏子問仁聖人告以克己復禮這個己字看來是黏帶分毫不
得的這個禮字是走作一毫不得的只這四字要訣凡持躬
應物事理都該括盡了此顏子請事後便能服膺弗失直至
三月不違這三月間聖人便確實指定是仁不似諸弟子作
若有若無語也聖人知得顏子資稟力量是個沉密精進不
殊暑頹惰的人故便以簡要一路事指示之更無旁曲顏子
果能竭才不惰以到此地位

克己功夫只為恐汨沒了本心本心不汨沒這便是天理根本地面雖寂然未見而有感遂通周子所謂靜無而動有也私欲常從動處攙入盖不因感物如何有私欲有一毫私欲這本心便被他改頭換面何處更見得天理來惟於本心上方有天理發見都是本然天理由良心發也

禮有品節限制私則縱溢克去非禮的己私凡視聽言動一歸於禮則日用之間自然守規執矩而不得任情縱溢此心便有檢束而所存所發無非天理於此便見渾然是仁顏子曰約我以禮約者收斂歸一之義正是得夫子禮字法門持而守之造到三月不違

陸象山曰克己三年克之顏子又不是如今人之病要克只是一些子未釋然處黄達才問晦翁顏子如何尚要克己晦翁厲聲曰公而今去何處勘驗他不用克己既是夫子與他說時便是他要這個功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己

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顏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嘗見他與某人一書說道才是要克己時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果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如其說克己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內障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二先儒之說不同看顏子擇中勿失

是實下功夫前說復禮四勿處說非禮禮與非禮亦須看明辨故謂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無以致其決顏子於擇守二字亦最用功夫子教他克己亦無論己之大小克念罔念豈論大小要之只是閑邪存誠之意此等界分雖古明聖吁咈交警猶切惓惓易於龍德正中大人亦着此語豈大人必有邪心然後防閑又豈可謂大人只是一些子邪在未釋然處也

克己復禮是大綱說下面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方枚舉條目故欲知克己復禮功夫只看下面四件非禮屬將一個勿字做主便是克他的真訣所以顏子便決然請事大抵綱目

二字與本末異綱目只是一件分開合總說本末便稍有後先節次晦翁看得目字便是前面的條件初無先後故只於視聽言動上看出克己復禮功夫便分明看實象山將克己復禮與歸仁由己作三轉語又謂其綱既明然後請問其目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本末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躐等玩象山意謂夫子先提醒了顏子心上後將視聽言動作事件此謂教人言語次序須如此則可若將作本末看則便

若兩截卻似前面只是心上胚子下面方入到事件則語意不全歸一而啟學者內外分別之疑大要聖人說出的便自渾全只說克己復禮若顏子便了然不復再問聖人亦終無滲漏處因顏子詳問故以視聽言動實之顏子便只向此從事若後學不察誤認本末則顏子請事是事其本耶抑事其末耶卻恐不至偏舉則或有兩相擔閣之時矣

出門使民以有應接時言之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言謹肅操持心不放也不欲勿施每事以我體人此去私之法為公之事也勿字須是着意禁遏惟恐有此家邦無怨又以人之所應察我之所感恐其有不自覺處人心私意常從忽忘處不覺

生來從任己自為利便上便滋蔓了若能隨處兢持禁止這私意便着脚不得既無私意只這本心常存應物天理自能流行其為仁可知此語與告顏子者其意象寬緊殊密不易下語分別要之聖人論仁總是提點學者心上事但省躬循理功夫又當各隨其人資稟力量故所以告之者似有枝節標本耳從來大儒欲將孔門論仁言語類聚觀仁此非獨可以辨諸賢才質所具若會悟到總領處見得只同是這個根柢則凡所言者皆是存養此處的方法縱話頭各別不難於貫通歸一矣

心靜時易守動時難防出門使民是已有動作時不免應接了

便當兢兢防其失走必言出門使民者亦是舉其常易忽處以該重大事也大抵心畏慎則收斂在內不為紛紜所擾便只是本心這便是道理根脚處人日用事只是人己相對如處親疎上下皆是但為這形骸爾我所隔自己不便處卻知得他人不便處便不知只任自己情意行將去這便是一己之私若能以人反己推己及人則私意破除不能入脚只有本心為主天理自能發見邦家無怨又恐中間或有差池而不自覺者故復以物情向背自考其得失此即察言觀色之意也大槩聖門言仁只是要人存其本心敬是照管他的功夫恕是運量他的功夫無非使人不失其本心本心所發然

後可言天理私欲兩字正是昏亂本心喪失天理的的當對頭故聖賢立教只是要遏人欲存天理並無餘事千言萬語無非此一路事都從這上面立說非有別端

克己復禮主敬行恕不待說性而其操存應接間皆是復性功夫此心既無私意得入則呈露顯行無非是性仁只是性之德性復安有不仁

克己復禮主敬行恕都是身上實做的事人既要在身上實做須是此心為主所以視聽言動出門使民推己及人都是行事上身心表裏相應的功夫於此做得真無一毫不相應處達便是誠的地位

克己工夫在身上省察理欲要得合禮忠恕二字在事上校勘人己要得相通並非懸空事後人講心學往往高標虛明道忽實地恐不似聖門作訓聖人之語雖理徹上下其實只要在躬行處省察

大學誠意功夫意乃要做這事不要做這事的念頭此正是作事的關捩處毋自欺也在實做實不做上見如好好色便是實做的如惡惡臭便是實不做的心應事事從心無有不滿足處故云自慊慎獨的獨字若從下文閒居說指為獨處之時亦似可蓋獨處是無所接對時不誠者在此時便苟且任意了此時若不肯苟且便是實心為己不肯自欺之人然玩

晦翁註中審幾二字却是指心曲獨知之地與上文意字相承說來却有照應且自欺自慊亦都是意上虛實的光景其為意念初發無疑也大都心無感時未有意緒可察及已見於行事則善惡遂定惟意念初發時是非纔有頭腦而檢點省改亦易此君子之所慎而小人之所忽也然意與為亦不是大段兩截事不慎於意便到作為不為的便是意中不肯為如小人閒居不善便是他任意處君子不肯苟且便是他立意不肯處所以君子只在獨中便倒斷分明了小人至作為時猶自不覺見人而後有愧則事已做出不能復挽回故先輩曾說誠意是個鐵門關這處關鎖得住便無事若關鎖

不任即放溢四出收拾不得矣誠意功夫雖是意中立主卻在為上方實故曰誠其意言惟實為善實不為不善方是其意之實處也自欺卻是意有依回便尷尬做事自慊準定一心一意做到稱心滿願處便是心上虛實之辨大約意既實必是表裏如一心跡相副無巨細幽顯之殊如此則閒居獨處中事自不待言而知其必無妄動矣

人心之善惡在意上分所為之善惡也只在意上定定便能實如今人言三心兩意的便是不實處一心一意的這便是實故中庸言一便是誠本當如此自做卻不實如此謂之自欺自做如此對人又似不如此謂之欺人都是有二便都是不

實的事君子小人正在自欺不自欺上便分別了毋自欺則無不善自不用欺人自欺的已爲不善既有不善便不免欺人自欺欺人有則俱有無則俱無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隱微字註暗處細事不是全無蹤跡的下面獨字將喚作獨處之獨似亦可通大抵幽獨得肆之地人情所易忽此時不敢忽則幽顯同揆其爲立誠之事可知至如曰莫見莫顯亦似誠中形外意曾子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便是幽獨所爲然晦翁註此却是說初動未形已所獨知之地以暴見反復思之看來誠意章次節乃說小人作僞情態故以實不可掩爲言若其首節立誠功夫却要戒自欺求

自慊則全看此意不得。今中庸是論性道還就君子體道盡性功夫若應見顯而後慎隱微便涉計較私意恐非純心為己之實學故當只在虛靈胎孕處做根本功夫若心上總須從端處不忽慢苟且則無論幽獨顯著大事小事自無不經檢察過豈有發不中理之事乎此獨知之獨却是至要至切處所也魏椿錄問謹獨莫不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暗室不欺時一般否先生是之又云這獨也又不是隱地獨時如與衆人對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時前問即愚所疑後說即集註意要之可參看相較

人所舉念未必皆善亦有不善的然不是善與不善一時並有只此一念不是善即是不善因亦有不善者遂與善並言而為兩只緣皆起於心而不此即彼故須慎防其起然則正為

有善與不善而當慎慎其善與不善初起之界也若其一念未起而為所自起之地即不睹不聞之中上文已言之動靜間不容髮若以所發皆從此中而總指其在中者為獨則是善不善合併之根無是理也若謂獨即人性不知獨之為名對兩而立性初無兩時何必言獨言獨又便似着一物了且性體弘全如何只以獨輕目之故晦翁註云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人不知則未着己獨知則有端此正尚在潛藏而云隱未見彰布而云微神明之所發覺而應用之所執樞大學一部功夫惟此家為緊要先務也曰隱曰微便已是有個隱微若全未有則不睹不聞也有個隱微正是己所獨知之地若全未有而以有之所從出為獨聖賢從來無此說異想魁話頭也

人心的妙用在動時方可見如易言見天地之心却在復初爻一陽動時只是其本體原無動靜之間若於靜處不擾則動處有主便自得力故養之於靜亦正欲善其動也蓋公私理欲之分在初動時已有其端而且容易錯雜故須用慎獨功夫今學者恐言動而欲并以隱微總歸靜處是言體而遺用把這一腔靈機只在虛靜中收斂了何以見體之必有用若識得體必有用則不睹不聞與隱微處自是界限分明功夫亦發缺不得使聖賢當時立語未備尚當補出何況已極分明完備而可忽易混襍之乎

中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

前求中可否程子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
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
此言於未發已發界分分別最明指認真切可知中體本然
無容着得求字朱子引載於近思錄蓋深有契焉今亦無論
求字得失即喜怒哀樂之未發與喜怒哀樂未發前二語亦
當辨之喜怒哀樂之未發意若直探本體喜怒哀樂未發前
只言無感之時言本體則寂即運感之樞言未發前則與發
時便有先後夫動靜無二所惟有寂感遂因以分體用其為
主則一故未發即已發之體已發即未發之用雖體立而後
用行然離用言體則體亦難真故先儒曰未應不是先已應

不是後此正體用一源之説欲人於因用識體者不迷而後知由體達用者不隔也

羅仲素李延平教學者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其語只是欲人反求自識見心體未雜處恐後學將看字認作存想更要身中之光景若何則反生事却成説異胡敬齋曰既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正爲這看字不可誤認蓋存養與存想正殊存養者本心天理原自在中只要操存涵養而已若作存想工夫恐此理未有實地理會只於虚靜中强作思維或錯認面目別入路岐却全悖謬也

吾道以喜怒哀樂有生之情人所不能無故理而順之以贊化

育與端以喜怒哀樂有生之累其初所本無故反而滅之以歸空虛彼初不知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是喜怒哀樂私而任之人欲固由此縱公而順之天理亦由此行正在養其源而辨其發以擴此心之用以通天下之情則道乃在是若盡目為人欲而一切滅之則心境斷絕天理之流行者亦從而息知是亦無容有所謂道矣又何必言道

適莫比義皆是心然須知有個義義便是當理處心之所主須從其當理處則事得其宜事之宜在外而心之主於當者便非外也告子以義為外由其不以事經心但汗漫強執以從事故孟子非之後人因孟子非義外又以學問之功為義外

謂理只是心不必格於物當知理在物處物之義出於中然物理不明何由制義學問之功正是明其物之理以合其心之制者若遺物理而主心知恐任心而果行又同告子矣

橫渠曰為天地立心

心者言所主也天地有何心其所主使是心天地之德惟主於生物故朱子云天地以主物為心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又曰人者天地之心德以理言心即主此德者能體天地之德以為心則天地之心即自我而立凡體元贊化之事都是為天地立心也

為生民立極

極者所視以為歸一衷也生民之理凡日用彝倫事物皆是聖人修道立教以為民表使人皆得盡倫盡性便是為生民立極

為往聖繼絕學

堯舜釋辭實開此統湯文周孔先後先承若猶一緒至孟子沒而之人其統中紀者千餘年濂洛閩關復有倡述即繼往續絕事也蓋天理民彝萬古無息躬行心得自在後贊性道無此有為即合非必授受乃可同符也

為萬世開太平

哉成天地輔相民物皆此道全體大用董子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禮樂政教皆其具也蓋此道萬世無弊禮

樂政教並行不悖乃萬世太平事業也故得之則治是曰有
道失之則亂是曰無道世有古今道無古今爾所錄何如耳
聖賢說至善說中庸正欲教人體察日用行事何者只看人除
了聖人其下的日用行事安能便無一毫偏處無一毫虧欠
處如吾輩略舉動便自有氣質私欲參差於其間但自家不
曾體察考較故俱不知不覺云耳如此安得不須聖賢設標
指畫立言開道學者若但將聖賢言語作切己身心實事於
日用行事間體察考較氣質私欲之偏累而變化克治之以
求個最停當恰好處至日用行事皆合理盡道必是根本虛
瑩淨純一所謂向上事理有當不出於此而得之是乃下學
上達之義也夫聖賢言語正為吾輩日用間錯處多乃令卻

置自家錯處而但欲以微妙解聖賢言語其意以為聖賢言語不可作尋常事看不知聖賢言語正要人尋常見得分明行得不錯其微妙處亦不出此這便是徹上徹下的道理若只作微妙見解縱饒解得聖賢語極精密恐於自家身分上事未見親切確實既於自家身分上事非親切確實則所解聖賢言語又豈得便是真正處乎

養氣之道須先明理明理即是精義其功夫只在格物致知夫事有當然曰理處事當理為義義之為言宜也事當理則宜然宜在事處之宜由心故曰義者心之制而事之宜義主於中何所不決事已合義何所不伸此孟子知義之學所以合

定見定力而能不動心也然其初須養亦自有道日用事物應接雖常而此心此理須常為主若主理之心少忽所處之事失宜內省有疚氣即索然要當常以為事念念在茲循理顧義毋少違越（此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功夫）則過動日希粹行日積自反昭曠畧無愧歉自然志意充盈氣魄壯大（直養無害者正由集義而後具自生非可義襲而取）宇宙生理全昇全體不虧分毫（剛大全體充塞天地之間浩然之氣此即是矣）然則養氣功夫惟在集義集義之後氣乃自生不必預期非可強作所以只宜有事勿忘毋得正之助之也氣既壯盛以此擴充道義自有得力（能配道義以道義為主以剛大正氣為助）世間何事不可擔當運用而云動心（知明勇決何疑何懼）

此孟子之不動心 此孟子學術事功之本末雖非末學淺陋所見形容而大要如斯也

聖人賢顏子只就安貧一節上大抵人飲食居處為資生日用需切能自給則安不給則便戚戚此人情所同顏子所處家是不給之地乃能不以動心其超出常情之外可知於此見顏子之賢真有異乎人然觀聖人說這樂字●却便是顏子所實占地頭非淺之可言故後賢役推究其所學所至見得其所以能安貧盡真有自得者大要為學之事只是精義知止立誠利用至身安德裕浩然無不自慊此樂之實顏子所有當不出此即聖人之樂亦只是不待思勉從容中道處與人

味絶其樂亦非別事至如天地為徒萬物一體之境亦不過
此有道無累之中實然在我者濂溪曰守之貴行之利廓之
配天地此等道理若身有之非我要將此為樂此自然為我
之樂以視身世榮枯真絶然自有大較無足一毫入方寸矣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是日用素位間無入而
不自得者曾皙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於一時遊適想
見意趣蕭散氣韻悠閒聖人之與為其於諸子中獨能不將
事故拘窒累心則於本體上自有個呈露流行者此便是天
理無礙根源非謂行歌遊適便可謂道只如是也然尚有當
辨者第未知其浴雩實境果能如顏子卓然有據以為日用

事物之主而險夷通塞隨處自能不違否孟子於曾晳只許
得個狂字曰行不掩言恐亦只是見得個大意如此而求其
實用固須有沈潛精密功夫乃可

顏子不改其樂處通書所云見其大者是其學之所至云心泰
無不足者是其中之自得云富貴貧賤處之一者是其能不
改處至於曰化而齊則又與聖人之樂亦無異境也周先生
默契太極洞見誠源已於孔顏所樂地頭亦自真知實造故
能識其中而發其蘊更以此明白指點後賢也

顏子之樂明道以為非樂箪瓢陋巷蓋想見其蘊藉之深直以
外境為等閒耳濂溪見大忘小與無不足語已是大段剖露

然其大處亦竟未易名言伊川謂說顏子以道為樂便不是者蓋為此語似於其有道點之中實能自得處未見真切然晦翁又云言樂道亦不妨畢竟亦是得此道而能有此樂也所以濂溪見大無不足語正可想見有道之中晦翁所謂博文約禮竭才而得之者又是其從入之途所以至於此樂者也

濂溪教二程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不曾明示尋之之法晦翁言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此便是尋入的路程若言所樂則在人能自得之也

明道自言受學周茂叔令尋孔顔樂處又言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而伊川作兄行狀絶不及從學事第云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未得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又叔墓刻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明道亦嘗言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此等語皆有意夫聖人絶學具載六經其要只在天理二字濂溪探索天道闡發性真可謂見其大者而二程窮理主敬乃於二字尤得體認踐履之實所以致道成德惟此為與學有基而進有漸也

礌溪歸岐有華就毫皆先知而後遇春秋列國君長聖人非不明知其人而栖栖環轍如公山佛肸輩亦欲就之此何意與夫齊桓公好內淫汰人也管子得獨柄其國亦成九合一匡之績惜管子伎倆止此假令素究體用學術於處身致主肫肫體誠而公其施為成濟必更光明正大矣故夫子每稱其仁復小其器稱其仁錄其救時功烈也小其器鄙其作用根本也春秋列國君長縱無復雄備若桓公蓋亦有能以聖人知孔氏者當時但使舉國聽夫子不令大家世卿得撓之綏來動和之化惡知不可計致如魯政三月然乎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曰 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

有成聖人自審所就具見於此孟子亦聞關齊梁間陳說仁義而好色好貨好樂者皆許其能行王政至不遇而去猶三宿出晝曰王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天下之民舉安嗚呼聖賢有意世道民生豈必堯舜在御禹契比肩顏用之則雲蒸而流不用則膏屯澤竭故未而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西狩折麟泫然自感曰吾道窮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也於此信聖賢之道之窮非時不足為亦非世主鮮與一德真天意不復虞夏殷周也

孔氏家語非當時記載之實大有不足信者如農山之遊顏子

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道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辯此等語與無伐善施勞氣象全別又何減辛函之對且二子俱同遊在列乃明自許以相抑謂聖門弟子有是乎而加於顏子尤不倫矣故知孔孟遺言但當以四書為的若此等議論不惟誣妄前賢恐大誤後進氣習

國無道默足以容南容三復白圭聖人許免刑戮易神慎括囊困戒尚口皆沉晦免禍之義大要聖賢發語非關闡明必有弘濟相時度義不可則止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蓋知幾

一語即審道宜然且可知古人於言凶悔吝之間亦大慎所自召矣乃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身雖不保而志正道立不為無當又明哲之所不廢總歸一貞也

孟子曰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此語似着校量且聞譽亦涉在外非闇修所急宋呂汲公曰好衣不追節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此語似出有激且腹中何書亦須端的若徒資見博何足誇負聖人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便從開首處抹斷語道義遠聖人之言也

春秋列國卿大夫俱貴室世胄其於詩書與章禮樂名物考辨纏纏必由素所講習至論禍福興敗發必奇中亦豈漫試揣度者可知三代教學未盡亾而士大夫猶諳練通達如此後世非不盛有文詞多為議論其能知是者實稀

信古餘論卷之五終